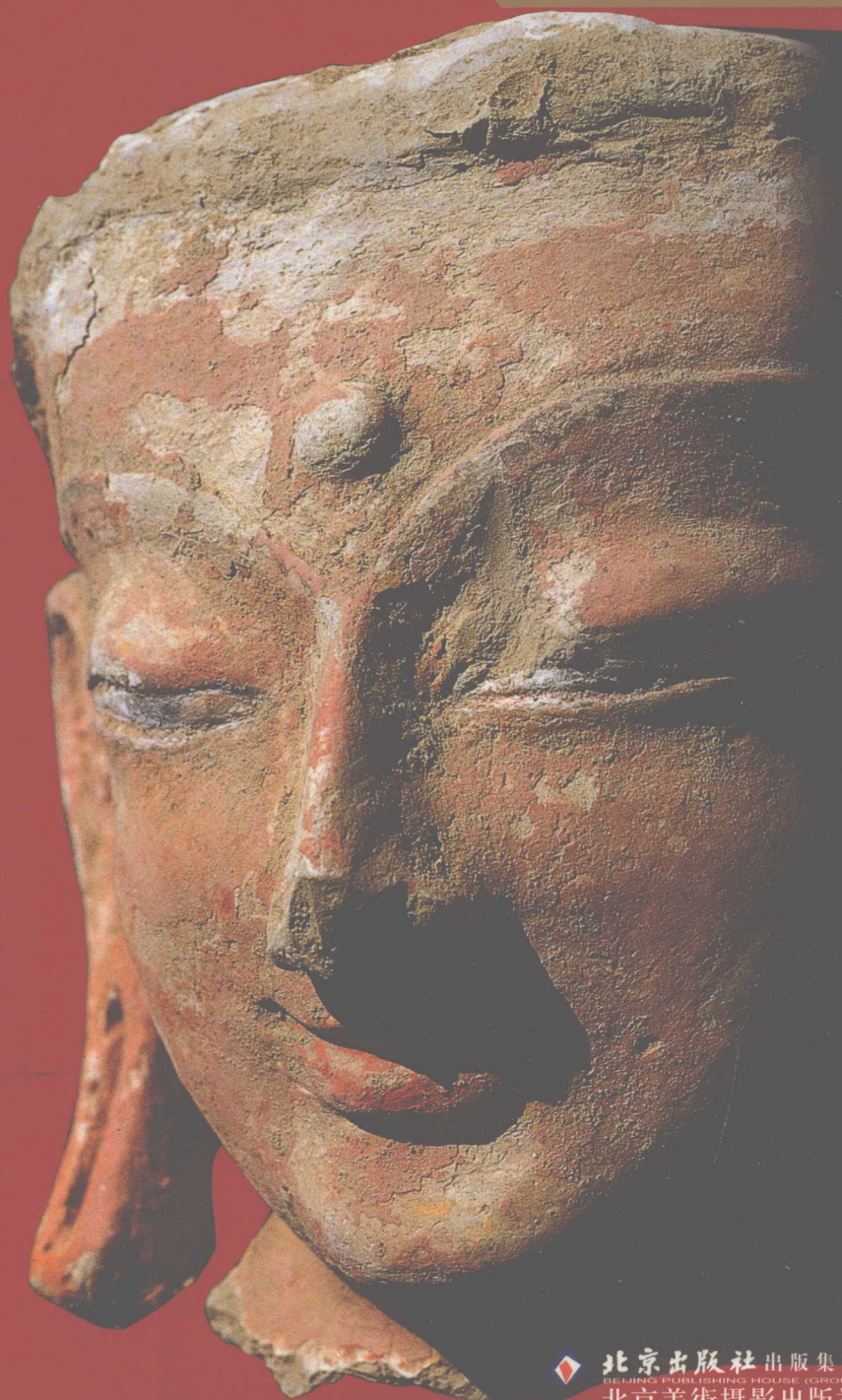


彩塑

中国藏传佛教艺术

中國藏傳佛教藝術編委會 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

J119-64

1

中國藏傳佛教藝術

彩 塑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彩塑 / 中國藏傳佛教藝術編委會編. —北京: 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 2006

(中國藏傳佛教藝術)

ISBN 7-80501-341-1

I. 彩… II. 中… III. 喇嘛教—彩塑—佛像—西藏—圖集 IV. J32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005572 號

中國藏傳佛教藝術

彩塑

出版	中國藏傳佛教藝術編委會編
地址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
郵編	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
網址	北京·北三環中路6號
發行	100011
經銷	www.bph.com.cn
印刷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
版次	新華書店
開本	天時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印張	200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	889×1194 1/16
書號	22.75
定價	1-1200 冊
質量投訴電話	ISBN 7-80501-341-1/J·299
	壹佰陸拾圓
	010-58572393

《中國藏傳佛教藝術》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啓功

常務副總編輯 趙敏

副總編輯 邵宗遠 張國生 程大利 劉建平

委員 (按姓氏筆劃爲序)

于永湛	王朝聞	王樹村	王琦	艾中信	朱家縉	朱誠如	朱述新	沈鵬	李學勤
李書敏	李朝成	李新	吳成槐	呈尚之	吳鵬	金維諾	林文碧	段文傑	俞偉超
邵宗遠	馬承源	奚天鷹	啓功	寇曉偉	張仃	張國生	張晨光	張小影	常沙娜
許力以	鄔書林	程大利	楊伯達	楊牧之	楊新	楊純如	趙敏	鄧白	樓慶西
劉建平	劉慈慰	樊錦詩	閻曉宏	蘇士澍	羅哲文				

一九八六年至二〇〇〇年期間曾任《中國美術分類全集》領導工作委員會、總編輯委員會的副主任、總編輯、副總編輯及委員名單如下：

領導工作委員會 副主任 吳作人 劉杲

委員 袁亮 張德勤 邵宇

總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邵宇

副總編輯 陳允鶴 楊瑾 龔繼先 劉玉山 吳士餘

委員 古元 王伯揚 宋鎮鈴 林瑛珊 周誼 姚鳳林 陳宏仁 孫振庭

清白音 趙志光 趙貴德 劉振清 謝稚柳 關山月

本卷主編

金維諾（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凡例

一 《中國藏傳佛教藝術》共五卷。主要按佛造像時代、材質分別編排，力求全面展示中國藏傳佛教雕塑藝術特色及其發展面貌。

二 《中國藏傳佛教藝術》編選標準：以考古發掘品和寺院、文博珍藏品為主，同時包容有代表性的民間精品；既要考慮藏傳佛教雕塑特色及藝術價值，又要兼顧佛造像的不同造型內容和出土地區。

三 《中國藏傳佛教藝術》在年代劃分上，以考古發掘報告、考古類型學、佛寺院遺址、建築年代及佛寺、文博院、民間收藏記載並參照造像風格為原則。在佛造像的名稱上，力求按有關佛教典籍及記載適當加以規範。

四 本書為《中國藏傳佛教藝術》彩塑卷，選錄以藏傳寺院主供佛和發掘的泥陶質地彩塑為主體的造像精品。

五 本書主要內容包括《中國藏傳佛教藝術》總論和本卷專論、圖版、圖版說明。並附中國藏傳佛教藝術的漢、藏、梵文佛像名稱索引。

藏傳佛教雕塑藝術

金維諾

佛教在我國傳播近二千年，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曾是佔統治地位的宗教。佛教藝術在當時也是文化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我國古代藝術遺產中的重要組成部份，它的發展演變具有極其豐富的內容。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有着遼闊的廣大地區和衆多的民族。由於自然環境和社會等方面因素，宗教藝術在各地的發展，有其各自不同途徑。藏族地區雖鄰近尼泊爾和迦濕彌羅，但地處偏遠山區，佛教傳入晚於西北及中原地區。因此，初期的佛教藝術既有周邊的外來因素，也有中原的影響。佛教在當地與本教接觸過程中，又逐漸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藏區佛教藝術傳統。在以往由於寺院是藏區掌握文化的惟一領域，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藏區佛教藝術與經典幾乎凝聚着當地人民智能與文化的全部結晶。而藏傳佛教雕塑既接受有遠古原始巖畫、大石文化、圖騰崇拜和陶製工藝等傳統影響，又傳承了中原和印度木雕、脫模泥塑、彩裝泥塑以及銅鑄佛像等方面的技藝，在石雕、木雕、彩塑、金銅造像和擦擦上體現了藏族文化藝術的高度成就，具有突出的歷史和文化價值，成爲展示藏區文明的一部圖像史。

佛教傳入西藏，約在松贊干布以前五世拉妥妥日年贊時期（五世紀），傳說忽從天空降下寶篋，內有《大乘莊嚴寶王經》、《百拜懺悔經》、黃金寶塔等（《布頓佛教史》）。據《青史》論證：「拉妥妥日年贊王在位時，有《續達嘛呢陀羅尼》及《諸佛菩薩名稱經》等從天而降，虔誠供奉，國政和王壽獲得增長，這是西藏獲得佛教正法的起首。倫巴班抵達說：『由於當時苯波意樂天空，遂說爲從天而降，實際是由班抵達洛生措（慧心護）及譯師里梯生將這些法典帶來西藏的。』當時，吐蕃四周都是信奉佛教的國家和地區，佛教通過民間的交往開始滲透進來是很正常的。同時，這一傳說多少透露了佛

教早期傳入西藏的某些密教影響。

慧超在《往五天竺國傳》上稱：「又迦葉彌羅國東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勃律國、楊同國、娑播慈國。此三國並屬吐蕃所管。衣着、言音、人風並別，着皮裘、氈衫、靴褲等也。地狹小，山川極險。亦有寺有僧，敬奉三寶。若是已東吐蕃，總無寺舍，不識佛法。當土是胡，所以信也。」開元十五年（七二七年）慧超途經迦濕彌羅等地時未親入吐蕃，對邏些（拉薩）地區已開始建寺，尚不知情，故有「若是已東吐蕃，總無寺舍，不識佛法」之說。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吐蕃佛法尚未普及。而對楊同「亦有寺有僧，敬奉三寶」的記述，却可以說明楊同由於鄰近崇信佛法的于闐、迦濕彌羅，故較早地接受了佛教。楊同亦稱羊同，藏族稱為象雄（zhang-zhung 即今阿里地區）。《通典》卷一九〇稱：「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餘里。」隋、初唐之際，此地亦稱為女國。玄奘西行求法，至北印度婆羅吸摩補羅國時，聞知境北為女國。他在《大唐西域記》卷四中說：「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拏瞿咀邏國，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狹，即東女國也。世以女為王。……東接土蕃國，北接于闐國，西接三波訶國。」大羊同與女國史載地望全同，唐釋道宣在《釋迦方誌》中已發現這一問題，並作出了判斷。他認為：「蘇伐刺拏瞿咀邏，言金氏也，出上黃金。東西地長，即東女國。非印度攝。又即名大羊同國，然則大羊同即東女之異名。」女國在隋代已與中原相通。因其王姓蘇毗，亦稱蘇毗女國^①。

關於蘇毗，《隋書·西域傳》稱：「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為王。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王，共聽國政……人皆披髮，以皮為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箭石、朱砂、麝香、牦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黨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則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人為女王，次為小王。貴人死，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內於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樹

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唐書·西域傳》也稱：「蘇毗本西羌族，爲吐蕃所並，號孫波，在諸部最大。東與多彌接，西距鵠莽碇，戶三萬。」約在六世紀中葉以前，蘇毗由於和西域各國及印度通商，經濟文化發展較快，逐步統一藏北高原，成爲西藏各族名義上的共主。後來，蘇毗女王達甲卧獨斷專橫，被殺害，因此發生內亂。後被吐蕃所滅，吐蕃贊普滅蘇毗後，因爲寵信蘇毗降臣，受到下屬妒恨，被毒死。蘇毗舊貴族乘機復辟，曾重新佔領大部地區。這以後蘇毗在政體上，有所變化，改以男性爲王，並以國王所在地羊同爲國名。另外《唐會要》卷九十九上的記載也可補充一些史實：「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里。勝兵八九萬。辮髮氍裘，畜牧爲業。地多風雪，冰厚丈餘。物產與吐番同。無文字，但刻木結繩而已。酋豪死，抉去其腦，實以珠玉。剖其五臟，易以黃金。假造金鼻銀齒。以人爲殉。卜以吉辰，藏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殺牴牛羊馬，以充祭祀。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國事。」羊同王李迷夏以四大臣加強四大部落的控制，經濟有所發展，國力亦隨之增強。早在吐蕃之前，已於貞觀五年遣使人京。羊同與吐蕃間屢有爭戰，羊同也與天竺經常交戰。松贊干布的父親納日倫贊曾攻伐羊同，但未深入其境。松贊干布遷都邏些，建立吐蕃王朝之初，與羊同聯姻結好，將其妹贊蒙賽瑪噶德嫁給李迷夏爲妃。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年），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羊同也派有使者一同來京。後因羊同王長妃專寵，不禮吐蕃公主，贊蒙賽瑪噶德憤恚，在接見松贊干布使節時，約其兄攻打李迷夏。在貞觀末年（約在六四七年）松贊干布下令發兵攻羊同，統其國政。羊同自此成爲吐蕃部屬。除交納貢賦和提供兵源外，其政權組織依然保留。而羊同英勇善戰，又產良馬，爲吐蕃進行擴張的後援基地，史稱「軍糧兵馬，半出其中」。

在羊同以西的迦濕彌羅（亦稱爲罽賓），佛教早已盛行，紀元前一世紀七十年間該國高僧毗盧折那即來于闐傳小乘教；法護於永康元年（三〇〇年）七月二十一日譯成之賢劫經十三卷，其梵本即得自罽賓沙門；西域沙門智山永嘉元年（三二二年）來中原，

師事竹林寺比丘尼淨檢，建武元年（三三五年）赴罽賓學禪；龜茲名僧佛圖澄曾赴迦濕彌羅修學，鳩摩羅什亦曾於三三二年赴彼師事沙門盤頭達多；其後迦濕彌羅高僧如僧迦跋澄、僧迦提婆、曇摩卑闍、僧迦羅義、曇摩耶舍、弗若多羅、卑摩羅義、佛陀耶舍、佛馱什、曇摩密多、求那跋摩等曾先後來華從事譯經弘法；罽賓王族師賢曾任北魏僧統；中國僧徒智猛、法勇、智嚴、慧覽等數十人曾赴彼游學。這一方面說明迦濕彌羅佛事之興盛，同時亦說明迦濕彌羅與中國佛教關係之密切。後厭哒征服西域諸國，殆二百年間迦濕彌羅與中國佛教之交往中絕，至六三一年玄奘至此，佛教雖仍有流行，已非純粹佛教國家，其後王玄策、慧超、悟空曾先後至此；七世紀末，迦濕彌羅沙門佛陀波利、寶思惟、尸利難陀設等來華譯經傳道，而彼等所譯經典多為密教，知其國密教已盛行。這對鄰近之羊同等地區佛教亦應有所影響。而同時楊同又為本教之發祥地。楊同國王喪葬藏諸巖穴，殺牲祭祀，以人為殉，都是本教的習俗。本教是一種原始宗教，它把世界分為天、地和地下三個部份。天上的神稱為贊，地上的神稱為年，地下的神稱為魯（龍）。本教還信奉陽神和戰神，認為這些是附在人身的保護神。當佛教傳入以後，本教雖然逐漸被佛教所代替，而本教的神祇和儀式，也融合到傳來的佛教中，形成了藏傳佛教的獨特面貌。而佛教這種變革，由楊同逐漸影響到整個藏區的佛教及其藝術。

當羊同成為吐蕃部屬，吐蕃佛教也在松贊干布、文成公主和以後金城公主以及赤松德贊等人支持下獲得發展。相繼在拉薩和山南等地修建寺院。松贊干布建立了奴隸制吐蕃王朝。經濟有了較大發展。並且創制了文字。藏族進入了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吐蕃王朝與唐朝及其周圍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聯繫迅速發展，為佛教的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松贊干布與尼泊爾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聯姻。尺尊公主帶來了不動佛像（釋迦八歲等身像）。文成公主帶來了覺卧佛像（釋迦十二歲等身像）和三百六十卷經典、營造工巧著作六十種。松贊干布填平大湖建造了神變寺（大昭寺）。在建寺過程中，尺尊公主又從尼泊爾招來很多手藝精巧的工匠。與此同時文成公主也從中原招來很多良工巧匠修建熱莫切神殿（小昭寺）。五世達賴在《西藏王臣記》中稱：「於是在繞薩神變殿堂

淨香室中，迎供如來不動佛主從九尊；淨香室右，迎供阿彌陀佛九尊；淨香室左，迎供彌勒法輪像，及其眷屬八救度母；淨香室南，迎供覺阿不動金剛，其眷屬憤怒神及具力藥叉諸神圍繞；淨香室北，迎供自現大悲觀音主從三尊；佛像上方雕刻有六字真言、並塑有空縑索佛、喀薩巴哩（空行觀音）、世間自在、馬頭金剛、甘露漩明王等像；又復雕塑有二十頭首龍王、喜龍王、安住龍王、夜叉、俱吠羅、五髻乾達婆、吉祥天女等像。諸像均係應各神自請而塑造者。又將苯教傳說，與及軼聞掌故中所有無邊化行事蹟繪成壁畫。然後迎請釋迦牟尼佛主從各尊住熱莫切（小昭寺）。『傳說中的這些塑像多少反映了吐蕃早期造像的類型與組合。』

七六二年，寂護主持設計第一個剃度僧人的寺院——桑蔭寺。該寺於七六六年建成。因主殿上、中、下三層分別依印式、漢式、藏式建成，亦稱爲三樣寺。赤松德贊親自主持了破土奠基、開光典禮。蓮花生參加了修建工程。桑蔭寺仿照印度歐丹達布梨寺（Oṭṭa-tapuri）按佛教對世界的設想佈局。主殿中央效須彌山形，先建一阿利耶巴洛洲，其中主尊爲聖觀世音。右爲救度母，左爲具光母。再右爲六字大明，左爲馬頭金剛。主眷共五尊。大首頂下殿，其中主尊爲自黑寶山迎來之石像。右爲慈氏、觀世音、地藏、喜吉祥、三界尊勝忿怒明王；左爲普賢、金剛手、文殊、除障、無垢居士、不動忿怒明王。主眷共十三尊，依西藏法造之。又建中殿，其中主尊爲大日如來。右爲燃燈，左爲慈氏，前爲釋迦牟尼、藥王、無量光。其左右爲八大菩薩近子、無垢居士、喜吉祥菩薩、忿怒尊剛與根。依支那法建造之。在秘密殿中畫十方如來等像。上殿，其中主尊爲大日如來。於每一面，有二眷屬八菩薩近子。內中佛像，有菩提薩埵、金剛幢等十方佛菩薩、不動明王、金剛手。依印度法建造之。上面頂蓋，以錦緞綉花紋。四角喜吉祥佛，有菩薩眷屬圍繞。赤松德贊要求按藏族風格繪塑諸佛菩薩，以吐蕃男女塑造了觀音、摩利支天、度母、護法神、馬頭明王；這時的金銅佛像大部供在桑蔭寺格吉金銅佛殿中。桑蔭寺幾經火災重修，造像已無存，僅能從記載瞭解其概況。而從吐蕃時期遺存下來的金銅造像和擦擦等仍可瞭解到這一時期雕塑藝術的大體成就。

藏語擦擦是指拓模泥像，拓模泥像源自印度，北朝時期已經西域傳至中原，唐以前稱之為善業泥像，新疆、河西走廊、西安等地均有發現。在古代于闐拉瓦克佛寺遺址（今新疆和田東北龍喀什河對岸沙漠中）出土有模印泥佛像，形制完整，高髻大耳，着通肩袈裟，帶翼狀焰肩，衣紋稠疊，頭光作圓圈三道，手作定印，結跏趺坐。有的貼在佛像頭光上的模製小坐佛像，周身作蓮瓣紋光圈。這些模印泥像約為五世紀作品。在和田縣城附近也出土有模印泥佛，在巴楚吐木克佛寺遺址也有出土。在天水麥積山石窟散花樓崖面和七佛閣牆面都砌有方形模印泥像，麥積山第三十一號龕有上下兩列拓模佛像，每列五鋪，中間一鋪佛着袒右袈裟，手作定印，結跏趺坐於獅子座上；兩側二鋪為同一模拓佛像，佛着通肩袈裟，手作定印，結跏趺坐於獅子座；外側佛像亦為相同模拓佛像，佛着褒衣博帶式袈裟，手作說法印，坐於獅子座。這是內地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北周時期的拓模佛像。製作規範，體量較大。而吐蕃時期的擦擦，隨手捏塑，形體較小，而模印亦精。這一時期的金銅造像雖遺存不多，仍能窺見到吐蕃藝術家在雕塑藝術上的成就。

流傳下來的吐蕃時期的金銅造像，有周邊傳入的，也有外來工匠在當地製作和藏族工匠仿製的。據《拔協》等藏文古籍記載，漢地、于闐、尼泊爾、印度等地工匠都曾在藏地工作，各地造像形制和技術都有所傳授。同時，由於吐蕃歷史上曾統轄其鄰近地區，所以這時期金銅造像的外來形式影響中，實際上已逐漸具有藏族造像的本土特色。

可黎可足（八一五年—八三八年在位）進行了藏文文字規範化。統一譯名。編成譯書目錄。《丹噶目錄》收入書目就有六、七百種。並大力發展佛教，用玉石建佛寺，支持譯經。這些活動在當時條件下，促進了文化的交流和發展。可黎可足主張與唐朝和盟，歷史上有名的唐蕃最後一次和盟就是在他執政時期。這時，敦煌在吐蕃統治下，佛教有進一步發展。石窟興建的規模幾乎直追初唐盛世。有名的七佛堂、獨剎神堂都是修建於此時。在造像樣式上，除了繼承前代的多種經變，又增加了新的圖樣。文殊普賢變的繪製，其精美程度達到新的高峰。並且在經變的世俗人物中，出現了吐蕃贊普的形象，使古老的維摩變具有了新的時代氣息。敦煌吐蕃時期壁畫雖然大部份仍是當地匠師繪製的。但是這時出

現了不同於中原傳統的藏式圖像，這一方面是有藏式粉本的傳入，同時也會有藏區的匠師來到敦煌，參加了佛教造像塑繪。敦煌藏經洞保存下來的吐蕃時期的絹幡畫，對於瞭解吐蕃時期的藝術也提供了實物資料，這些都是探索吐蕃佛教造像藝術的重要依據。

以後朗達瑪禁佛，衛藏佛教遭嚴重破壞。寺院被封閉或拆毀，僧侶散盡。祇有在吉祥流泉山（地在今曲水縣雅魯藏布江南岸）靜坐的三名僧人藏饒賽、約格瓊、瑪釋迦牟尼，帶上佛經，逃到青海多康地區，從事傳教授徒，得以把吐蕃佛法延續下來。十世紀初葉，西藏經濟在人口比較集中、較發達的河谷農業區獲得了發展。在新的經濟關係的促使下，佛教又逐步得到流傳。王室後裔永丹第六世孫意希堅贊又派遣魯麥·喜饒楚臣等十人（衛地五人、藏地三人、阿里二人）去多康學佛，九七五年左右返回西藏。在地方勢力支持下在衛藏建立了一批寺院。其中著名的有夏魯寺（一〇二七年）、薩迦北寺（一〇七三年）、扎塘寺（一〇八一年—一〇九三年）、那塘寺（一一五三年）、丹薩替寺（一一五八年）、止貢寺（一一八〇年）、八蚌寺（一一八三年）、艾旺寺、江浦寺等。傳教授徒，佛教得以復興。這時佛教經過與本教長期斗争、吸收、融合，更加具有西藏本地特點。在魯麥師徒修建的寺院中，遺存下來的扎塘寺壁畫和古格王朝遺存的寺院藝術遺物，是這時地方勢力崇信佛教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扎塘寺原名阿丹扎塘寺，意為五有扎塘寺，是格西扎巴·烘協於一〇八一年開始興建的。格西扎巴·烘協是赤松德贊大臣欽多傑哲穹的後裔，原名香·達操，出生於壬子年（大中祥符五年，一〇一二年），幼年牧羊，後出家起名協饒嘉（智勝），修建了許多寺院。後講說《密續經釋》，並造勝樂金剛和喜金剛像十萬尊，在雅隴地方獲得格西扎巴（富有的善知識）的稱號。後又得蕩巴桑傑及班抵達·達哇貢波二師傳授，而獲大智。在他年七十時為扎塘寺奠基。經九年修建，寺院大體完成。這時格西扎巴·烘協被弟子用筷子穿心而死，後期工程，由其侄郡協和郡楚二人於癸酉（一〇九三年）全部完成。扎塘寺原來是按曼荼羅（壇城）佈局建造，現僅存主殿下層，主要由門廳、經堂、密室、佛殿、迴廊五部份組成。門廳、經堂、迴廊壁畫為熱振攝政時（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一

年）維修時補繪。佛殿保存建寺後所繪壁畫，為西藏所存的極為珍貴的早期壁畫。佛殿在經堂西側，三道拱形木門，門楣上有斗拱承托屋樑，門扇下部繪佛母和四大天王像，上部有三對銅獅。佛殿內有八根八棱形長柱，分四排二行排列。佛殿正壁原為佛塑像，南北兩壁分列八弟子和二護法像。塑像均毀，僅存背光，可推知原來造像大體規模。佛像背光外四層彩繪，內堆塑金色頭身光環，頭光為火焰紋。頭光之上為迦樓羅泥塑，迦樓羅四臂，口含兩摩羯魚尾，魚頭伸向左右寶蓮棋木上，頸部騎一龍女。佛光兩側為壁畫四菩薩八弟子。西壁佛像兩側各有佛傳圖兩鋪。在南北兩壁有佛傳圖四鋪，這八鋪以佛說法為中心的佛傳圖，是晚唐五代時期流行的形式。這一時期西藏佛教雕塑與壁畫具有明顯的中原影響，顯然是與多康地區傳入的圖像有密切關係。

九二三年，吐蕃王室歐松的後裔貝考贊被起義軍殺死。其子尼瑪袞帶了三名隨從及一百騎兵，逃到阿里。馬年在拉若修建紅堡，羊年又修築孜托加日宮堡。並受到普蘭頭人扎西贊的優待。尼瑪袞與扎西贊的女兒結婚，遂統治布讓，成為阿里之王。後分封其第三子德祖袞到象雄地方。德祖袞有二子，由其子柯日建立了古格王朝，柯日熱心佛事，把王位讓給兄弟松艾，出家為僧，法號意希沃。在意希沃的倡導下，古格佛教逐步復興。他曾派遣仁欽桑布和瑪·雷必喜饒去迦濕彌羅等地學密宗教法。仁欽桑布（九五八年—一〇五年）以後連續出國，向印度七十五位大師學法。還請來高僧到古格協同譯經。意希沃在澤布隆附近仿照桑噶寺修建了托林寺和一些較小的寺院。仁欽桑布也從迦濕彌羅邀請藝術家到古格從事佛寺修建。松艾子拉德繼位後，派人前往摩揭陀國迎請超巖寺主持阿底峽前來弘法。阿底峽（九八二年—一〇五四年）於一〇四二年到達。阿底峽在古格佈法三年，講經、譯經、著述，把戒律和密宗教理加以系統化，對西藏佛教的發展起到很大作用。阿底峽於一〇四五年去衛藏，一〇五四年卒於聶塘。古格大肆興佛，成為藏區一個新的佛教聖地。一〇七六年古格王孜德（沃德子）在托林寺舉行火龍年法會。有康、藏、衛各地很多有名的僧徒參加，進一步促進了藏區佛教的發展。法會以後，不少僧人到迦濕彌羅和印度留學，並迎請大師，先後翻譯了密典《金剛頂經》、《行部續法類》、《量決定

論》、《集量論》《量釋莊嚴論》等典論。孜德又派峨·洛敦去迦濕彌羅學習《因明》和《慈氏諸論》。在古格王室的倡導下，阿里地區譯經建寺活動大興。在衛藏地區，除新建寺院，拉薩、桑耶等地寺院也恢復舊觀，各地僧徒達數千人。十世紀至十三世紀，這期間見於記載的藏區譯師有一百七十人，迦濕彌羅或東印度來協助譯經的僧人也有七八十人。而來西藏弘揚佛法的大師有九十多人。吐蕃時的舊譯不少依梵文原本作了校訂，又新譯了一些經論和晚出的密教經典。由於佛教顯密主要經論已齊備，對藏傳佛教思想上的系統化，修法上形成體系，準備了條件。古格王孜德以後相繼承襲王位的，是其子壩德、壩德子扎喜德、扎喜德子壩勒、壩勒子那迦德哇。《王統世系明鑒》說「他們統治古格、布讓、芒域等地。」表明古格曾一度統屬布讓、芒域兩支同宗小王國。那迦德哇之子贊秋德去亞澤為王，在古格仍保持有地方政權，在繼續弘揚佛法，並不斷修建佛寺，發展着具有特色的古格佛教文化^②。

由蘇毗女國、羊同王國到建立古格王國，雖部族戰爭連年，但佛法的傳播却連綿不斷。是藏區最早敬奉三寶、有寺有僧的地區，也是最早吸收當地原始本教因素，形成具有藏傳佛教藝術特色的地區，對藏傳佛教及其藝術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古格王國遺存的佛教寺院和石窟遍及阿里各地。古格都城在札達縣札布讓區象泉河畔。河谷兩岸山巒層疊。都城依山修築，四面峭壁懸崖，形勢險要。意希沃建立的托林寺在古格王城東十二公里的象泉河畔，東嘎石窟和皮央石窟在托林寺北偏西約四十公里，東嘎石窟殘存約一百五十九窟，皮央石窟現存近千窟。這一地區的石窟和新疆石窟一樣多建在沙巖上，多為泥塑和壁畫窟，殘存塑像極少，祇在東嘎石窟等處有佛像殘存。托林寺是古格王國最早的寺院。寺內經過歷代修建，總平面東西長，南北窄，分殿堂、僧居、塔林三部份。僧居在殿堂南北兩側，塔林在寺院之北和西北。殿堂有迦薩殿、彌勒殿、十八羅漢殿、白殿、集會殿、護法神殿和講經臺、嘛呢等建築。迦薩殿正中為方殿，安放壇城和郎姆那佛像。四向設四殿。周圍環繞迴廊。外圍東向為門廳，供養釋迦牟尼和十八羅漢。東西北三向各有殿堂五座，外圍四角建高約十三米的四座塔。薩迦殿共有二十三座佛殿，

中心方殿象徵須彌山，四向的四組殿堂代表四大洲。四角的小塔象徵四天王。各殿多有轉經迴廊。集會殿位於寺東南端，平面呈凸字形，東部為經堂，西部為佛殿。經堂面闊七間進深四間；佛殿面闊五間，進深四間，殿堂內壁滿繪壁畫。白殿在集會殿東北，平面呈長方形，北部突出一內殿。殿內四十二根立柱，正門作曼荼羅刻飾，保存得較為完好。以上二殿壁畫形象優美，是古格壁畫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護法神殿殘存有護法神像和壇城圖，是密宗造像中的珍品，形象健勁，孔武有力。普蘭縣科迦寺是古格王室修建的第二座大寺院。由強巴拉康、日松貢巴殿和僧舍組成。強巴拉康殿內造像和壁畫均已無存。門框、門楣木雕表現佛、菩薩、飛天、佛傳故事等，極盡精巧之能事，為古格雕塑藝術中的珍品。日松貢巴殿供有文殊、觀音、金剛三尊銅像，龕兩側為壁畫八大弟子。托林寺和科迦寺是阿里地區七十多座寺院中的最早最具有代表性的廟宇。在托林寺也發現有殘存的金銅造像，這些造像體現了這一時期古格金銅藝術的傑出成就。

保存得最多最為完好的是古格都城的寺院，依山構築有三百多殿堂、房屋、數百洞窟。山頂宮城有國王的冬宮和夏宮，以及三座佛堂。王宮大殿遺址居於正中，平面成凸字形。大殿僅剩四垛高牆。內部西壁原為立佛，兩側為八大弟子塑像，現均已殘毀。正殿北約二十五米處，為貢康洞。平面為梯形，龕內主尊原為四臂依怙塑像，已殘毀。四壁滿畫護法神像。在貢康洞北約五米處，為曼荼羅殿。平面為方形。門檉雕飾精麗，殿堂中部壇城塑像已毀，僅存方城圓臺。四壁彩繪尚完好。

在遺址東北角山坡上的寺院區，保存較好的佛殿有白殿、紅殿、大威德殿和度母殿等。白殿為土木結構的單層平頂藏式建築。平面呈「凸」字形，面闊七間、進深八間，殿內分東西六排、南北七排，佈置有三十六根方柱，柱頭及柱上替木均雕繪。白殿原有塑像二十三尊，現存殘像十一尊，另殘存像座八。內殿塑像主尊原為一佛二脅侍。內殿東西壁上部原有影塑，殘存護法坐像，製作極精。大殿塑像與壁畫風格相同，端嚴秀麗，修長挺拔，神情各異。為阿里地區僅存的較完整塑像。與西藏其它地區的造像風格迥然不同，其製作之精緻、造型之優美，是同時期作品所難以匹比的。佛偏袒右肩，外著袈裟，結跏趺

坐，莊嚴而內顯慈祥；護法神像身裸披帛，瓔珞環佩，形體健勁而儀態威嚴。在每鋪塑像的後壁，繪有與主尊相關內容的壁畫，塑像與壁畫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而北壁一尊佛像後繪的却是吐蕃和古格王統世系圖。這些畫像為我們留下了極為珍貴的歷史資料。在塑像軀體內曾發現有手抄經卷，上有「國王吉丹旺久及王妃長壽健康」的題辭和祝願王國國政興旺的祈禱文。這是塑像時放入體內的藏經，可知造像年代是古格王吉丹旺久時期。白殿當建於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相對安定的吉丹旺久王時期。

紅殿晚於白殿，約建於十六世紀上半葉。曼荼羅殿和大威德殿又晚於紅殿，約為十六世紀下半葉所建，度母殿最晚，約建於古格王國破滅前。紅殿位於白殿之南，亦為土木結構單層平頂藏式建築。平面呈長方形，殿內南北六排、東西五排分置三十根方柱，柱頭及柱上替木雕繪佛像及蓮瓣花飾。殿內原有兩彩繪塔，現已殘。西壁佈置佛像，大型塑像均殘毀，僅存一主供須彌座及左右長條像座，原來塑像似為佛及弟子像。後壁上原有四十四尊懸塑，僅殘存三尊，均為小坐佛。其餘三壁均滿繪壁畫。古格故城遺址和托林寺等地曾發現大量擦擦，佛、菩薩形象精美，寬肩細腰，衣裙貼體；護法體格健碩，有強勁的動態；亦有佛塔及經咒擦擦出現。擦擦上的佛及菩薩等形象與彩塑和金銅造像，都顯示了迦濕彌羅和阿里地區長期交流所形成的藏傳佛教藝術特色。

山南扎塘寺和古格寺院的這些優美精麗的早期藝術遺存，不僅是探討古代西藏藝術成就的瑰寶，也是研究西藏歷史和文化的重要珍貴遺跡。藏人到印度、迦濕彌羅取經，迎請高僧前來譯經弘法，邀請外來工匠參與建寺製作佛像，同時將技藝傳授給本地匠師。當時，把接受外來形式的作品多稱之為「梵像」，實際上，「梵像」既有外來作品和外來匠師在西藏的製品，也指接受影響的一些當地工匠作品。外來藝術形式對藏傳佛教藝術有其影響，並成為藏傳佛教藝術風格的組成部份，這反映了歷史上民族間相互交融和文化上的相互滲透。藏西北部由於和迦濕彌羅鄰近地區政治上與藝術上的相互關係密切，文化上的相互交融，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古格王國藝術風格。造型趨於寫實，有的典雅富麗，虔靜傳神，有的形態凶猛，動感強烈，富於生命力。體現了樸素率真的審美情趣及濃鬱的地方藝